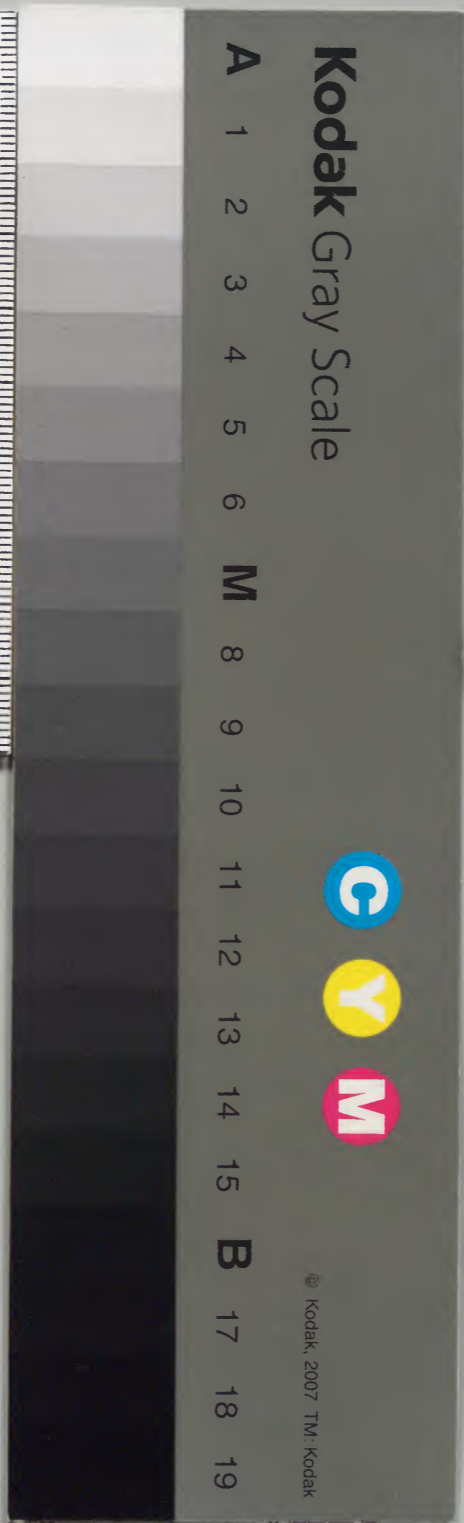


五代史

卷五十二之五十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302)	
函號	別 10	1



五代史卷五十二

漢書文庫

宋歐陽 脩撰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五代史卷五十二

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逾戰于
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
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
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
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
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
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略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
之賢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
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騎
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開

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秦州破
蒲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
陽城爲虜所困賴符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
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爲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復子
乎乃收兵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歛其民戶口彫弊又懼
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
卽拜重威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殿中
監王欽祚和糴軍儲乃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
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邪三年秋契丹高牟翰
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

天水霖雨六十餘日飢殍盈路居民折屋木以供爨劉
藁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泥濘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
重威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寇鎮
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
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
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脚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
諸將皆以爲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
藥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
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爲帝
重威信以爲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

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
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爲決戰重威告以糧盡
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衣
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
橋士卒饑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詭之
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幸城中錢帛以賞軍
將相皆不免重威當幸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
十萬先降乃獨不免幸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
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漢高祖
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

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於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瓌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瓌等瓌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麴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瓌及重威將吏而錄其

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弘璋弘璨弘璩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蹈踐斯須而盡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卽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卽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荅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秦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

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甄茶漆木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爲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爲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屠

民黎園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發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爲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

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屯于武強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爲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摠倫以方術陰于守貞爲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北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爲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恩等出

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爲道譏之艱然而怒

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爲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爲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摠倫問以濟否摠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嘗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爲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爲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爲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爲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

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爲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
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讒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
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
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
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
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
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
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爲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
澤所爲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弊之狀式父鐸
詣闕訴寃諫議大夫鄭元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

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伏閣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寃
皆不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
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
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
範等皆拜以官爲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
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
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
彥澤爲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
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
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爲契丹所圍而軍中

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颶風揚塵奮擊甚銳軍
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
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
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
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
彥澤卽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
大敗之契丹遂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爲都招討使李
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
間敗契丹于秦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
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
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彥澤爲前鋒
至中渡橋已爲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橋燒其半虜小
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彥
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關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
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街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
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劔擁後宮十
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
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
門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啓彥澤頓兵明德
樓前遣傅住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

命使人召彥澤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荅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人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壑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彥澤爲僂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爲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邏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卽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卽刼取之彥澤與閣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刼掠怒鎖之高勳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

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
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縶絰杖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彥
澤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劓割其
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膽取其髓擣其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服蓋
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
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
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
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斃其肉剔其髓
而食之捲裂踏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
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乎此三人勝
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
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而錄以
想傾其
然當及卷五十二終

五代史卷五十三

宋歐陽脩撰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五代史卷五十三

傳

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
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庫
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
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
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爲高祖
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
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
疑乃陰召蜀人爲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
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爲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爲
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

臥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
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
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
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
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
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爲
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柰何欲以陰狡害人
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母妾發禍行及矣非
吾誰爲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
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

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爲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爲秦王隱帝卽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爲助蜀兵至寶雞爲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爲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璨

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持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爲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僞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遲明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輦乃降暉

趙思綰魏州人也爲河中節度使趙贇牙將漢高祖卽位徙贇鎮永興贇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興贇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

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已
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
稍微風其旨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衆齊藏珍惡之竊
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
等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
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柰何彥卿曰事
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
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
中願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爲然思綰與部下
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毆之奪其佩劍斬之并斬

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
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款於李
守貞守貞以思綰爲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
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
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
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計窮募
人爲地道將走蜀其判官程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國
無嫌但懼死而爲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
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
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

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趣使就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爲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爲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賕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都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爲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

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爲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爲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秦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兗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爲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爲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晏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錄之

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爲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僞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出兵攻沐陽爲周兵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得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斫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大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弘魯彥超大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吉曰角亢鄭分兖州當焉彥超卽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至使民家立黃幡以

讓之彥超為人多智詐而好聚歛在鎮嘗置庫質錢有
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
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佗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
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
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
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
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
哉皆不為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
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
堯州平太祖詔贈闕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祕書

監 五代史卷五十四

雜傳第四十二

得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君子
士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不
廉則無所

五代史卷五十三終

五代史卷五十四

奸民有作

大庫垣蓋徙其金帛于存月而以盜告彥走自榜于市
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符
質偽銀者寘之於死使然亦餘人日存為之皆鐵為質
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虜其城守者曰吾有銀
數千錠當悉以贖汝軍士私相語曰此鐵胎爾復何用
我皆不為之刑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
殺彥死其子崇壽等皆死後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
歸州平太祖詔監國趙匡胤命左驍衛大將軍崔胤度祕書

五代史卷五十四

宋歐陽 脩 撰

雜傳第四十二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
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
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
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五代史卷五十四

傳

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爲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

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
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卽位拜戶部侍郎
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
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庵不設床席臥一束藁而已所
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
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
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贖鄉里而
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
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
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

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
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卽位雅知道
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爲學士也
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
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
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爲河
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蹙失不敢怠
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
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
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

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
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
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
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
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
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
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
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卽位時愍帝
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弒崩已而廢帝出道爲同
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
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
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
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
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
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
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
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
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
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
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

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
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
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
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
無意太祖素不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
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道
迎贇于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
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
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
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
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
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
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
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
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卽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
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
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
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
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
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幸自

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文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
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
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二諡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旣卒時
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謂之稱譽蓋如此
道有子吉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瑛唐末舉進士及第
爲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瑛飢臥廬
中間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吳
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
數萬瑛爲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糧倍之緩急

不可動若爲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必爲公之後患不
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
聽果敗溺死趙匡疑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疑
得瑛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卽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
誥瑛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
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事廢瑛至以治聞遷兵
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二
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爲變行襲爲人嚴酷從事魏峻切
諫行襲怒誣以賊下獄欲誅之乃遣瑛代行襲爲留後
瑛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詔

堯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卽臥內見行襲道太祖語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寬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珽果辨吾事會歲飢盜劫汴宋間曹州尤甚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甥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袁象先討賊珽爲亂兵所殺珽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

御史與其兄珽皆以文學知名唐亡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書詔皆珽所爲下筆輒得太祖意未帝時爲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頊同爲宰相頊性畏慎周密珽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而珽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爲助以故頊言多沮頊嘗劾其過珽所私吏當得試官珽改試爲守爲頊所發未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罷爲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得珽欲以爲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爲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

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
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爲相而莊宗崩明宗入
洛陽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卽位故事霍彥威孔
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曰何謂
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立而號國
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
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
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爲
路人則煢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爲然乃發喪成服
而後卽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

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
者傳聞不坐卽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
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卽位乃詔羣臣五日起一隨宰
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
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
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
見羣臣日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
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日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
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
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

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
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
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
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
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復殿
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
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閣有待
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
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右言
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

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議論
之重誨卽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爲中丞畏重誨不敢張
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糾然
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中等罷相任圜議欲以琪
爲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
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
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又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
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
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虜
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爲真定罰俸一月霍彥

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彦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叙
彦威在梁事不曰僞爲焉道所駁琪爲人重然諾喜稱
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爲金
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爲人少持重不知
進退故數爲當時所沮以人子少傳致任卒年六十

鄭珏唐宰相縈之諸孫也其父徽爲河南尹張全義判
官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我以珏屬有
司乃得及第昭宗時爲監察御史梁太祖卽位拜左補
闕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奉旨末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

宗自鄆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爲與李
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
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
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
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
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莊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謁
道左貶華州司戶叅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爲言於
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卽位欲用任圜爲相而
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問樞密使孔循循嘗
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慎而長者乃拜珏平

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而明宗又欲幸
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爲言明宗不省上下洶洶轉
相動搖獨珏稱贊以爲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
驚懼人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珏又稱贊以爲宜
罷珏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爲又病聾孔循罷樞密使珏
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珏章四上乃拜左
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爲人謹重寡言好學爲
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爲安陵主簿丁母憂解
去後遊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愚以書說韓建使

圖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
爲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
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爲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
召久之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
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
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
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爲鄧
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
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
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

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其人厭
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
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
又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又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
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
者明宗卽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爲
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爲太常卿任園
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爲相不治第宅借
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弊席
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兵犯京

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
弘昭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
已處處張榜招安今卽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
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爲相昫性褊急
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昫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誚昫
兩人遂相誼詬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
下多事而愚爲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
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
用愍帝卽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爲
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嘗目宰相曰此

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爲監察御史唐亡事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久而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牋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專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若

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從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

牋導後事晉爲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司空頽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爲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爲大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頽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爲兵

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誦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卽言頽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頽爲亂兵劫其衣以弊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卽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爲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頽爲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頽權軍府事頽爲郭崇韜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頽屢以法繩之頽有姪在梁遣家奴召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莊宗族殺之

五代史卷五十四終

五代史卷五十五

宋歐陽脩撰

雜傳第四十五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爲人美風儀與其兄昺弟暉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爲其子都所囚昫兄昺亦爲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卽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時

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昀而愛其風韻遷端明
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昀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昀入謝端
明殿昀自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爲榮廢帝入立
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脩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
王孜帑廩之數幾何攻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犒而無
十一廢帝大怒罷攻以命昀兼判三司昀性察而嫉三司
蠹敝尤甚乃句計立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
往時吏幸積年之召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
及昀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爲德而三司吏皆沮怨先
是馮道與昀爲姻家而同爲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
道爲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昀曰此公親家翁所
爲也昀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詬相府史吏惡
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以昀爲右
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罷昀
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昀在相位不習典
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爲禮儀使居儉
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祕書監居儉快快去職中書
舍人李詳爲居儉誥詞有問名心懼之語昀輒易曰有
恥且格居儉訢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

傳以爲笑及爲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僕射立中丞御史下昀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是時馮道罷相爲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道爲司空問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俟臺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昀爲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笑之晉高祖時張從賓反殺皇子重乂於洛陽乃以昀爲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中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契丹犯京師昀以目疾罷爲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爲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至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爲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爲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強盛貢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鎮假借邸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爲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隳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奮臂誼然欲去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既出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

可上訴于朝卽相率詣閣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
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通知後之流也明
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文紀又
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
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
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鄴
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連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
紀卽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又
之爲祕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時廢帝爲鳳翔節
度使文紀爲人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奇之後廢帝
入立欲釋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顛有人
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呪天
以筭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
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
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羣臣也不可罷而
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
詣閣門請對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徽陵休使
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爲待自卿爲相
詢于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

紀惶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
高祖入立罷爲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保致仕周太祖
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也爲人儒暗少好學學韓
愈爲文章舉進士爲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
爲楊彥溫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胤孫從而不去從珂
爲京兆尹徙鎮鳳翔胤孫常從之以爲觀察判官潞王
將舉兵反與將吏韓昭胤等謀議已定召胤孫告之曰
受命移鎮路出京師何向爲便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
今大王爲國宗屬而先帝新棄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

思也左右皆笑其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爲
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胤孫不通世務故事多壅塞是時馮道罷匡國軍
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已來無符拜者有司不知故
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
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胤
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爲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
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胤孫責御史臺檢例臺看
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胤孫卽判臺狀
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

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脩敬
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僕射乎昭亭癡兒豈識事
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息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
號爲三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口以行事不開
門以延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幸河陽是時勢已
危迫胤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異其有所建說胤孫獻
綾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胤孫既學韓愈
爲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
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謂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
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爲人而常

誦傅奕之論今反佞佛是曲 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答
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補以爲笑後以太子賓客分
司居于洛陽周廣順中卒胤孫卒後其家婢有爲胤孫
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
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姚顛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少養不脩容止時人莫之
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爲奇以其女妻之舉進
士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
馬已而以爲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
欲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顛

乃拜頭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頭爲人仁恕不
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齷齪無所爲唐制
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
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
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
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而尚
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頭與盧文紀爲相復奏分銓爲三
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
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頭等無如之何廢帝爲下詔
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頭爲戶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卒之

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歛官爲賙贈乃能歛聞者哀憐之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良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
龜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
進士事梁爲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爲翰林學士累官
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唐明宗
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
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
勅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告
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爲勅甲岳建言以爲制辭或任
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

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
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
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
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及顧替問岳道及顧何爲岳曰遺
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松公徑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
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祕書監其後李愚
爲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言凶書疏之
式雜以常時家人之禮爲書且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
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明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
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

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顥田敏
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
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
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爲
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繆可笑其
類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温叟

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
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出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
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石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
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

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縞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少卿以知禮見稱于世唐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頊等請如縞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栢靈爲比以謂栢帝尊其祖解渚亭侯淑爲孝元皇父萇爲孝仁皇請下有司定謚四代祖考爲皇置園陵如漢故

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栢帝尊祖爲孝穆皇帝父爲孝崇皇帝縞以謂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以爲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奈何摠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請尊祖稱爲皇帝會高爲皇宰相鄭珏合羣議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爲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臯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

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
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劉岳
脩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編緝又言緣麻喪紀所以別
親疎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
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
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顛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
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
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
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喪與其
易也寧戚儀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
有所當據禮爲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爲兄之子母服小
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疎因尊則嫂非
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今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
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
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
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勅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
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編始
也編明宗時嘗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復爲太子賓
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
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蠡父蕘皆爲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爲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爲甲族吉凶之事名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爲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爲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不受宰相馮道卽徙居儉爲祕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爲生居顯官衣服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崔稅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爲刑部郎中稅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稅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爲稅屢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疾者稅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稅居喪哀毀服除唐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初稅爲學士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樂而稅少專於文學不

能泄事維翰乃命稅知貢舉稅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稅旣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論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卽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稅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襪襜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綉縉甲金飾白練襪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鐃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嗟嘆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

登歌發聲悲離煩慙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稅以風痺收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

李懌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爲祕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爲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梁亡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稍遷衛尉少卿天成中復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石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學士嘗議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懌爲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聞者多其知體復遷刑部尚書分司洛陽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卷五十五終

五代史卷五十六

宋歐陽脩

和傳第四十四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為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

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疑隨之反
顧見疑麾之使去疑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
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疑叱之不止卽
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
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
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
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諛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
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疑徹棘開門而
士皆肅然無譁所以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晉初拜端
明殿學士兼判文書爲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之
問以時事疑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
疑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柰何高祖曰卿
將何以待之疑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爲宣勅十餘
通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爲然是時鄭王
爲開封尹留不從幸乃授以宣勅高祖至鄴從進果反
鄭王卽以宣勅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謂
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
以爲神遂敗走出帝卽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
左僕射漢高祖特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

年五十八贈侍中凝好飾車服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爲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焉

趙瑩字玄暉華州華陰縣人也爲人純厚美風儀事梁將康延孝爲從事晉高祖爲保義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徙鎮常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于色勸高祖母及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卽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戶中書令出爲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是時出帝童昏非王李彥韜等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尋而易制故復引以爲相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徙虜中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通好遣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見敏悲不自勝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事漢宮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上公傳葬于華陰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焉贊爲河東節度使辟爲推官入拜監祭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爲鹽鐵判官晉出帝納王姊爲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人玉不知書而與殷鵬同爲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頃之玉出爲潁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樞密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大務一決於玉玉嘗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授以俟玉決玉除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桑維翰以僭資望淺爲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玉爲相四方賄賂積貲鉅萬契丹滅

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兵士爭先入玉家其貲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猶譎笑自言願得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冀恩獎彥澤不納出帝之北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爲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盧質字子微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勳郎中質幼聰慧善屬文事唐爲秘書郎丁母憂解職去後遊太原晉王以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爲嗣莊宗將卽位以質爲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尚書莊宗卽位欲以質爲相質性踈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拜拜太

原尹北京留守遷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租庸遷兵部尚書後爲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歷鎮河陽橫海初梁已篡唐封哀帝爲濟陰王旣而酖殺之瘞于曹州同光三年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寵稍廣其封以時薦饗而已質乃建議立廟追諡諡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冊立廟于曹州而議者以謂輝王不幸爲賊臣所立而昭宗何皇后皆爲梁所弑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稱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共以此非質大臣亦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秦王從榮坐謀反誅質以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廢帝反鳳翔愍帝發兵誅之竭帑藏以厚賞而兵至鳳翔皆叛降廢帝悉將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軍士皆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廢帝暴怒自諸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玫請率民財以佐用乃使質與玫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起囚繫滿獄六七日聞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等借民屋課五月由是民大咨怨晉高祖入立質以煥分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諡

曰文忠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堯爲橫海軍節度判官
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
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堯爲謀主已而延祚又爲守
光所敗堯見殺守光怒堯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
就刑堯故客趙玉給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
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
百里變姓名乞食于道以免琦爲人美風儀重節槩少
喪其家游學汾晉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爲代州軍事
推官後爲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爲殿中侍御史明
宗時爲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
所監物下軍巡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寃家訴于
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爲安重誨
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衆歲
餘遷禮部郎中史館脩撰長興中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清
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待琦甚厚拜
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
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
裨畫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爲助不如先事制之自
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禿餒薊刺等助都而爲趙

德鈞王晏球所敗禿餒見殺前刺等皆送京師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前刺等其辭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使疆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緡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喜他日以琦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為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急召崧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曰臣等爲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卽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扞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口呂琦疆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卮而遣之其議遂寢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爲端明殿學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爲助遂以亡唐琦事晉爲秘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

如父玉疾親嘗藥扶持及卒爲其家主辦喪葬玉子文
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已子後舉進士及第云琦有子餘
慶端

薛融汾州平遙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爲右補
闕直弘文館晉高祖鎮太原融爲觀察判官高祖徙鄆
欲據太原拒命延見賓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
或恐懼不敢言融獨從容對曰融本儒生爾軍旅之事
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高
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
夫遷中書舍人融曰文辭非臣所長也遂辭不拜時詔

修洛陽大內融上疏切諫高祖褒納其言卽詔罷其役
遷御史中丞改尚書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爲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
於歌詩舉進士爲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
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
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柰何恣畋游以
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
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
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
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閣切諫明

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
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
主明主聞者皆哂之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
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
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爲蠲紙澤上書言
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
私于鳳求爲給諫鳳薄其爲人以其爲太常少卿勅未出
而澤先知之卽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
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
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卽遣婢宜子
詣匭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爲皇太子秦王素驕多不軌
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晉高祖入立召爲太常少卿以疾
卒于家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堯官至
右司郎中權舉進士爲右補闕唐亡事梁爲職方員外
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
隨州司馬起爲右庶子累遷戶部尚書晉高祖時爲兵
部尚書是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歎曰我雖不
才安能稽顙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任踰年以太
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為人明敏好學爲晉寧樂壽縣令有善政縣人立碑以頌之郭崇韜鎮成德辟爲從事明宗時爲尚書郎安重誨爲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叅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主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銓事重誨敗死圭出爲貝州刺史罷歸常山閉門絕人事出入閭里乘輜駟車晉高祖立召拜刑部侍郎鹽鐵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以疾罷卒于常山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攝叅軍劉守光亂敏避之滄州遂客於梁父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爲唐莊宗從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莊宗卽位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盛式年七十餘而其祖父年九十餘皆在鄴敏乃求爲興唐尹事祖父以孝聞丁母憂去職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卽位在禮鎮滄州敏乃復得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贇留守北京辟敏副留守贇入爲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曰

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
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
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懿曰敏燕人也能知德
鈞德鈞爲將守城嬰塹篤勵健兒而已使其當大敵奮
不顧身非其能也况有異志乎今聞駕前之馬猶有五
千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郎萬金自平遙公
山冒虜中而趨官砦且戰且行得其半達則事濟矣懿
爲言之廢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歷晉爲太
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
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賜發於首卒贈右僕射

五代史卷五十六終

五代史卷五十六條

五代史卷五十七

宋歐陽脩撰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為鎮州叅軍唐魏王繼岌為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堯掌書記崧謂掌書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堯所當柔私使崧代為之以示虛質焉道道等皆以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五代史卷五十七

傳

爲善乃以崧爲興聖宮巡官拜協律郎繼岌與郭崇韜
伐蜀以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
人之蜀教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
爲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
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六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
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
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師還繼岌死於道崧至京師任園判三司用崧爲鹽鐵
判官以內憂去職還鄉里服除范延光居鎮州辟崧掌
書記延光爲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戶部侍

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榮多不法
晉高祖爲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鴈
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
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惶恐
欲以康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
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
崧曰爲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已事也其
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崧竄匿伊闕民家晉高祖召爲
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丁內艱起復高祖崩出帝卽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

對掌樞密是時晉兵敗契丹於陽城趙延壽在幽州詐
言思歸以誘晉兵崧等信之初漢高祖在晉掌親軍爲
侍衛都指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恥之
怒不肯謝晉高祖遣和凝諭之乃謝其後漢高祖出居
太原重威代爲侍衛使崧亦數稱重威之材於是漢高
祖以崧爲排已深恨之崧又信延壽之詐以爲然卒以
重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渡晉遂以亡契丹耶律德光
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崧爲人及入京師謂人曰
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太子太師契丹北還
命崧以族俱行留之鎮州其後麻荅棄鎮州崧與馮道
等得還高祖素不悅崧又爲怨者譖之言崧爲契丹所
厚故崧遇漢權臣常惕惕爲謙謹莫敢有所忤初漢高
祖入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崧家遭亂多埋金寶逢吉
悉有之而崧弟喚曦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出怨言以
爲奪我第崧又以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漢法素嚴
楊邠史弘肇多濫刑法喚僕葛延遇爲喚商賈多乾沒
其貲喚咎責之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
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及澄乃教延遇告變
言崧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蝶虎書
通守貞逢吉遣人召崧至第從容告之崧知不免乃以

王不忠傳 三
幼女託逢言逢言送崧侍衛獄崧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恚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伏族誅崧素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末祖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葛延遇道以延遇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

李鱗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間爲給事中鱗少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軍堂書記謁定州王處直處直不爲禮乃易其綠衣更爲緋衣謁常山李弘規弘規進之趙王王鏐鏐留爲從事其後張文禮弒鏐自立遣鱗聘唐莊宗於太原鱗爲人利口敢言乃

陰爲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後文禮敗莊宗以鱗爲支使莊宗卽位拜鱗宗正卿以李瓊爲少卿獻祖懿祖墓在趙州昭慶縣唐國初建鱗瓊上言獻祖宣皇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請置臺令縣中無賴子自稱宗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謀莫能考按有民詣寺自言世爲丹陽竟陵臺令厚賂宗正吏鱗瓊不復詳考遂補爲令民卽持絳幡招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以謂陵園墟地民訴于官不能決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在今潤州而竟陵非唐事鱗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農少卿出爲

河中節度副使明宗卽位以鱗故人召還累遷戶部尚書鱗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鳳曰唐家故事宗室皆爲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按舊典鱗雖不才嘗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何後衆人而久寘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楊溥謀者見鱗言事鱗謂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可以召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謀者使爲信久而無効由是貶鱗兗州行軍司馬鱗與廢帝有舊愍帝時爲兵部尚書奉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謂必用已爲相還過荆南謂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吾不爲特用久矣今新天子卽位我將用矣乃就從誨求寶貨入獻以爲賀從誨與馬紅裝拂二猓獠皮一因爲鱗置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丞姚顛其次大常盧文紀也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鱗顛與文紀皆拜平章事矣鱗慙失色還遂獻其皮拂廢帝終不用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作相鱗乃求爲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爲笑鱗事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卽位拜鱗司徒居數月卒年八十八贈太傅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成

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
史學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緯采次傳聞
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
征伐擅出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
際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晉天福中爲太常博士非
其好也數求爲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脩撰
與脩唐書丁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
夫給事中復爲脩撰漢隱帝時詔與王仲寶儼等同脩
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錄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爲人
待之甚薄緯爲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鎰翰林學
士徐台符以爲不可數以非緯緯不得已更爲數千鎰
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
王峻監脩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
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柰何歷詆當朝之士
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明
年卒于青州

段希堯河內人也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爲判
官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惶惑
不知所爲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於
太原與其賓佐謀希堯以爲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

爲人不之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景薄久之稍遷諫議大夫使于吳越是時江淮不遠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歷萊懷棣三州刺史出帝時爲吏部侍郎判東西銓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張允鎮州人也少事鎮州爲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張文禮允脫身降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爲魏州功曹趙在禮辟節度推官歷滄兗二鎮掌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皇子重美爲河南

尹暉六軍以允剛介乃拜允給事中爲六軍判官罷遷遂散騎常侍晉高祖卽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

災如此則是教民爲惡也夫天之爲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爲福則是天又喜人爲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悅允事漢爲吏部侍郎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允常退朝不敢還家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允匿于佛殿承塵墜而卒年六十五

王松父徽爲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中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卽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殺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勅焚之松以手指其胷引郭子儀自誦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實爲李守貞河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以疾卒

裴皞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皞出於名家而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

舉進士拜校書郎拾遺補闕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
人事後唐爲禮部侍郎皞喜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斥
權臣或太子賓客以老拜兵部尚書致仕晉高祖時起
爲工部尚書復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
太子太保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
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
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已作
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人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
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
以爲當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爲樂
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稱秀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爲
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專唐復爲秦州節度判官
王思同鎮興元辟爲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爲判官廢
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寘之
軍中自廢帝起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詔書告命皆仁
裕爲之久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
職爲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
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

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
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
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
校鬪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喜為詩其少也嘗
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
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
卷號西江集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
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
其得人

裴羽字用化其父贄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
為河南壽安尉事梁為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
宗時為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閩為海風
所颺至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絕
饒朝貢羽等被留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
載崇尸與俱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乃惻然許之
因附羽表自歸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
國羽護崇喪至京師及其橐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
義羽周太祖時為左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以賦謁梁相李
琪琪為之稱譽薦為卽墨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召

拜左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權知貢
舉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頎方
舉進士文紀謂延曰吾嘗譽子于朝真舉選士當求實
効無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
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
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爲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
明年選頎甲科人皆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
保致仕卒年七十三延爲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愛
五代之際稱其家法焉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
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唐莊宗鎮
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
司直明宗時廢不用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
之勢甚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
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
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
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
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
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
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柝木

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爲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馬器幣天福三年重續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多差濶愈甚臣輒合二曆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爲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覆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續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續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續卒年六十四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曾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父溫珪事蜀王建爲司天監每爲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溫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國得罪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佗道仕進者不必爲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仕蜀爲司天監蜀亡仕唐爲星官

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滅晉延義隨虜至鎮州
李筠白再榮謀逐麻荅歸漢猶豫未決延義假述數術
贊成之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
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
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
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
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爲太府卿判司天監以
疾卒

五代史卷五十七終

五代史卷五十八

宋歐陽脩撰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必欲知之者
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考第一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
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爲

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自堯命羲和見於書中星閏餘略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間年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所述而孔子之徒亦未嘗道也至於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玄曆至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月雨水爲歲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蔦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秘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然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復用崇玄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于家民

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
五代之際曆家可考見者止於此而調元曆法既非古
明玄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其法皆不足紀而
永昌正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世宗
卽位外伐僭叛內脩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
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
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
數知之數之爲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
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
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

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
氣庶務有爲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
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自唐之
季九歷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曆數汨陳而已
陛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臣雖非
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爲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
箭以候氣審朏臆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
星考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
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何

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得基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嫌其中乃在洛

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爲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朧胸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疎遠而多失今以月離朧胸隨曆校定日躔朧胸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爲九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朧胸之法可謂審矣赤道者天之絃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常數

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極二
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
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
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
在黃道外去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
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
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
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校去二
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
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

以黃道一周分爲八節一節之中分爲九道盡七十二
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
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
自古諸曆分段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
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爲入曆之數皆
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積以爲變段然後自
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
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
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
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闡虛之所射其理有異今

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之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上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為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逾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曆有九曜以為注曆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欽為四篇合為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為欽天曆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曆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天道玄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為始

顯德欽天曆

演紀上元甲子距今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筭外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十二

欽天通法一百

欽天步日躔術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

軌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 八十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 二十八

歲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六十	四十
軌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八百四十四	八十
歲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二十
軌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五百二十二	四十
朔策二十九	三千八百二十	二十八
氣策一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三十五
象策七	一千七百五十五	七
周紀六十	歲差八十四	四十
辰則六百	八刻二十四分	
赤道宿次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一十度少危十七度
室十六度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少

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七度觜
一度參一十度

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度鬼三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
八度軫十七度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氏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

箕十一度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中節

置歲率以演紀上元距所求積年乘之為氣積統法而一為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筭外即天正中氣日辰及分秒也以氣策累加之秒盈通法從分分盈統法從日盈周紀去之即各得次氣日辰及分秒也

朔弦望

置氣積以朔率去之不盡為閏餘用減氣積為朔積統法而一為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筭外即天正常朔日辰及分秒也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也

日躔入曆

置歲率以閏餘減之統法而一為日歲中以下為盈以上減去歲中為縮即天正常朔加時所入也累加象策滿歲中去之盈縮互命即四象所入也

日躔朧

置加時入曆分秒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統法而一損益其日朧數為日躔朧定數

赤道日度

置氣積以軌率去之餘統法而一為度命赤道虛八筭

外卽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也加歲中以次命之卽夏至之宿也

黃道宿次

置二至日躔赤道宿度距前後每五度爲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乃一度少彊亦限率空其半當四立之宿自後亦五度爲限初率空每限增一盡九限末率八般二分之宿自二分至二至亦如之各以限率乘所入限度爲分經法而一爲度二至前後各九限以減二分前後各九限以加赤道宿爲黃道宿及分就其分爲少大半之數

黃道日度

置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各與所入限率相乘皆以統法通之以所入限率乘其分以從之經法而一爲分盈統法爲度用減赤道所躔卽天正中氣加時日躔黃道宿度及分也加歲中以黃道宿次命之卽夏至加時日度及分也

午中日躔

置二至分減去半法爲午後分不足反減爲午前分以乘初日躔分經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後以減加時黃道日度爲午中日度及分也各以次日躔分加之滿統法

從度依宿次命之卽次日午中日躔也

午中日躔入曆

置天正中氣午前分便爲午中入盈曆日分其在午後者以午後分減歲中爲午中入縮曆日分累加一日滿歲中卽去之盈縮互命爲每日午中入曆也

岳臺中畧

置午中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爲分十分爲寸用損益其下中畧數爲定數也

晨昏分

各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晨分卽所求晨定分也用損加益減其下昏分卽所求昏定分也

日出入辰刻

置晨昏分以一百八十加晨減昏爲日出入分各以辰則除爲辰數餘滿經法爲刻命辰數子正筭外則日出入辰刻也

晝夜刻

置日入分以日出分減之爲晝分用減統法爲夜分各滿經法爲晝夜刻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辰則除爲辰數經法除爲刻數命辰數于正
筭外卽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約之爲夏用分又五約
之爲籌用分用累加甲夜滿辰則爲辰滿經法爲刻卽
各得五夜辰刻也

昏曉中星

置昏分減去半統用乘軌率統法除之爲距中分盈統
法爲度加午中日躔爲昏中星減之爲曉中星

赤道內外數

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其
下內外數如不足損則反損之內外互命卽得所求赤
道內外定數也

九服距軌數

置距岳臺南北里數以三百六十通之爲步一千七百
五十六除之用北加南減二千五百一十三爲其地戴
中數以赤道內外定數內減外加之卽九服距軌數也

九服中晷

置距軌數二十五乘之一百三十七除爲天用分置之
以二十二乘六約之用減四千爲晷法又以天用分自
相乘如晷法而一爲地用分相從爲晷分分十爲寸卽
得其地中晷也

九服刻漏

經法通軌中而半之用自相乘如其地戴中數而一以
乘二百六十三經法除之為漏法通軌中於上置赤道
內外數於下以下減上餘用乘之盈漏法為漏分赤道
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一千六百二十為其地晨分減統
法為昏分置晨昏分各如岳臺術入之即得其地日出
入辰刻五夜辰刻昏曉中星也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	九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三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離策二十七	三千九百九十三	九
交策二十七	一千五百二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望策一十四	五千五百一十	一十四
交中一十三	四千三百六十三	九十八
		七十八
離朔一	七千二十七	一十九
交朔二	二千二百九十二	三十二
		四十四
中準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九百六十三		
程節八百		

月離入曆

置朔積以離率去之餘滿統法為日即天正常朔加時入曆也累加象策盈離策去之即弦望及次朔入曆也

月離朏朧

置入曆分以日躔朏朧定數朏減朧加之程節除之為限數餘乘所入限損益率程節而一用損益其限朏朧為定數

朔弦望定日

各以日躔月離朏朧定數朏減朧加朔弦望常分為定日定朔加時日入後則進一日有交見初則不進弦望加時日未出則退一日日雖出有交見初亦如之元日有交則消息定之定朔與後朔不同者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為閏

朔望加時日度

各置日躔入曆以日躔月離朏朧定數朏減朧加之為定朔加時入曆以曆分乘其日損益率統法而一損益其下盈縮數為定數置定朔曆分通法約之以定數盈加縮減之各命以冬夏至之宿筭外即所求也

月離入交

置朔積以交率去之餘滿統法為日即天正常朔入交

泛日也以望策累加之盈交策去之卽望及次朔所入也各以日躔朧定數朧減朧加之爲入交常日置月離朧定數經法乘之平離而一朧減朧加常分卽入交定日也

黃道正交月度

統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之十九而一復以統法除爲入交度用減其朔加時日度卽朔前月離正交黃道宿度也

九道宿次

月離出入黃道六度變從八節斜正不同故月有九道黃道八節各有九限若正交起八節後第一限之宿爲月行其節第一道起第二限之宿爲月行其節第二道卽以所起限爲正交後第一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般半交之宿自後亦九限初率八每限減一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復與黃道相會謂之中交自中交至正交亦如之各置所入限度以限率乘之爲泛差其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至之宿限數乘之半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分之宿限數乘之皆如經法而一爲黃道產在冬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爲減中交

前後各九限爲加在夏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爲
加中交前後各九限爲減凡月正交後出黃道外中交
後入黃道內其半交前後各九限在春分之宿後出黃
道外秋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皆以差爲加在春分之宿
後入黃道內秋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皆以差爲減四約
泛差以黃道差減之爲赤道差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
皆以差爲加半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爲減以黃赤二
差加減黃道爲九道宿次就其分爲少太牛之數八節
各九道七十二道周焉

九道正交月度

置月離正交黃道宿度各以所入限率乘之亦乘其分
經法約之爲泛差用求黃赤二差以加減之卽月離正
交九道宿度也

九道朔月度

置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以入交度加之命以九道宿次
卽其朔加時月離九道宿度也

九道望月度

置朔望加時日相距之度以軌中加之爲加時象積用
加其朔九道月度命以其道宿次卽所求也自望推朔
亦如之

月離午中入曆

置朔望月離入曆加半統減去定分各以日躔月離朧
朧定數朧減朧加之卽所求也

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昏分以定分減之爲前不足返減爲後用乘
其日離程統法而一滿經法爲度爲晨昏前後度前加
後減加時月爲晨昏月度

晨昏象積

置加時象積以前象前後度前減後加又以後象前後
度前加後減之卽所求也

每日晨昏日度

累計距後象離度以減晨昏象積爲加不足反減之爲
減以距後象日數除之用加減每日離度爲定度累加
晨昏月度命以九道宿次卽所求也

月去黃道度

置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陽道以上去之月行陰道
皆以經法通之用減九百八十餘以乘之五百五十六
而一爲分滿經法爲度行陽道在黃道外行陰道在黃
道內卽所求月去黃道內外度也

日月食限

置定交行陰陽道日半交中以下為交後以上用減交
中為交前皆以統法通之為距交分朔視距交分陽道
四千三百一十九陰道一萬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
限望視距交分陰陽道皆六千九百九十五以下月入
食限

日月食甚加時定分

置朔定分半統以上以半統減之半統以下用減半統
為距午分十一乘之經法而一半統以下減半統以上
加之朔定分為日食加時定分望以其日晨分與一
千六百二十相減餘以二百四十五乘之三百一十三
而一用減二百四十五餘以損益望定分為月食加時
定分

日食常準

置中準與其日赤道內外數相乘二千五百一十三除
為黃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減半晝分以乘之半晝分
而一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中準為日食常準

日食定準

置日躔入曆以經法通之三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減
三千二百八十七為二至後以上減去三千二百八十
七為二分前六千五百七十四以上用減九千八百六

十一爲二分後以上減去九千八百六十一爲二至前
各三約之二至前後用減二分前後用加二千七百七
十二爲黃道斜正食差以距午分乘之半晝分而一以
加常準爲定準

日食分

以定準加中限爲陰道定準減中限爲陽道定限不足
減者反減之爲限外分視陰道距交分定準以上定限
以下爲陰道食卽置定限以距交分減之爲距食分定
準以下雖曰陰道亦爲陽道食卽加陽道定限爲距食
分其有限外分者卽減去限外分爲距食分不足減者
不食其陰道距交分定限以下爲入定食限卽用減陽
道定限爲距食分各置距食分皆以四百七十八除爲
日食之大分餘爲小分命大分以十爲限命小分以半
及疆弱

月食分

視距交分中準以下皆旣以上用減食限爲距食分置
之以五百二十六除爲月食之大分餘爲小分命大分
以十爲限命小分以半及疆弱

日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一千九百一十二以上用減四千七百八十

餘自相乘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除之以減六百四十七為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用減一千九百一十二餘以通法乘之七百三十五而一以減五百一十七為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以距食分自相乘二千三百六十二除之用減三百八十七為泛用分

月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二千一百四以上用減五千二百六十餘自相乘六萬九千一百六十九除之以減七百一十一為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上用減二千一百四十餘七除之以減五百六十七為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下以距食分減之餘自相乘二千六百五十四而一用減四百一十七為泛用分

日月初末加時定分

各置泛用分以平離乘之其日離程而一為定用分以減朔望定分為虧初加之為復末加時常分如食甚術推之得虧初復末定分置初甚末定分各以辰則除之為辰經法除之為刻即初甚末之辰刻也

虧食所起

日食起虧自西月食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

常數也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
立秋後立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黃道
斜正也陽道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
偏北陽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
南此九道斜正也黃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黃道
所偏又四分之一皆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
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方
卽各得所求也

帶食出入分

視其日出入分在虧初定分已上復未定分已下卽帶
食出入食甚在出入分已下者以出入分減復未定分
爲帶食差食甚在出入分已上者以虧初定分減出入
分爲帶食差各置帶食差以距食分乘之定用分而一
日以四百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六除爲帶食之大分
餘爲小分

食入更籌

各置初甚末定分晨分已下以晨分加之昏分已上以
昏分減之皆更用分而一爲更數餘籌用分而一爲籌
數

欽天步五星術

歲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 六

變率二百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 六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九百六十六 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 六千三百七十六 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八十九

變段

變升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七

三十三

二十四

順疾

九十

一十六

一十一

順遲

二十五

二

九

前

二十六

三十三

退遲

一十四

一十一

空

退疾

二十七

四

一十三

退疾

二十七

四

一十三

退遲

一十四

一

空

後留

二十六

三十三

順遲

二十五

二

九

順疾

九十

一十六

一十一

夕伏

一十七

三十三

二

熒惑

三才圖會卷之八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 一十一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 七十一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 空

周策七百七十九 六千六百二十二 一十一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空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七十三 五十三 五十八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四十三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 四十四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 四十二

順遲 六十二 二十九 二十八

前留 八十九 八十九 八十九

退遲 一十 一十 空

退疾 二十一 七 二

退疾 二十一 七 二

退遲 一十 一十 空

後留 八十九 八十九 八十九

順遲 六十一 一十九 一十八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 四十二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 四十四

三才圖會卷之八

五... 三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四十八

夕伏 七十三 五十三 五十八

鎮星

周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 九十

變率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 五十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 八十

周策二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六 九十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九 九十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九 二七 一四

順疾 六十五 六 三

順遲 一十九 空 空

前留 三十七 三

退遲 一十六 空 空

退疾 三十三 空 空

退疾 三十三 空 空

退遲 一十六 空 空

後留 三十七 三

順遲 一十九 空 空

順疾 六十五 六 三

五... 三

夕伏

一十九

二十七

一十四

太白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三

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 六千五百四十三

九十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五

二十八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四十二

五十三

五十一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一十六

疾疾

七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七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二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 一十一

前留

六十九

退遲

四

一十二

空

退疾

六

三十五

一十二

夕伏

七

四十四

一十三

晨見

七

四十四

一十三

退疾

六

三十六

一十二

退遲

四

一十二

空

後留

六六十一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

六十一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二

二十四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七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六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

五十一

辰星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

五十二

曆中一百八十二

二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一十七

三十四

二十九

三十四

順疾

一十七

一十八

一十六

四

順遲

一十六

四十一

三十一

十一

前留

二六十八

夕伏

一十一

六十四

二

晨見

一十一

六十四

二

後留

二六十八

五十二卷五十八
夏
三

順遲 一十六 四十一 一十一 四十一 一十一 四十一

順疾 一十一 四十一 一十八 四十一 一十六 四十一

晨伏 一十七 三十四 一 二十九 四十五

中日中星

置氣積以其星周率除之為周數不盡為天正中氣積前合用減歲率為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如不足減則加歲率以減之為次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各以統法約之為日為度即所求平合中日中星也置中日以逐段變日累加之即逐段中日也置中星以逐段變度順加退減之即得逐段中星金水夕伏晨見皆退變也

入曆

置變率以周數乘之以曆率去之餘滿統法為度曆中以下為先以上減去曆中為後即所求平合入曆以逐段變曆累加之得逐段入曆也

先後定數

置入曆分以其度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先後數即所求也

常日定星

置中日中星各以先後定數先加後減之留用前段先後數太白順伏見及前順疾次疾後次遲次疾辰星順

五十二卷五十八
夏
三

伏見及前疾後遲並先減後加之節各為其段常日定
星置定星以其年天正中氣日躔黃道宿次加而命之
得逐段末日加時宿度也

盈縮定數

置常日如歲中以下為在盈以上減去歲中餘為在縮
即常日入盈縮曆也置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經法而
一用損益其下盈縮數即得所求也

定日

置常日以盈縮定數盈減縮加之為定日以其年天正
二氣加而命之即逐段末日加時日辰也

入中節

置定日以氣策除之命起冬至即所入氣日數也

平行分

置定日以前段定日減之為日率定星與前段定星相
減為度率通度率以經法乘之通日率而為平行分

初末行分

近伏段與伏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為其段近伏行分以
平行分減之餘減平行分為其段遠伏行分近留段近
留行分空倍平行分為其段遠留行分其不近伏留段
皆以順行二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為前段末日後段初

日行分各與其段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平行分
平行分少則減平行分卽前段初日後段末日行分其
不近伏留段退行則以遲段近疾行分爲疾段近遲行
分所得與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之少則減之皆
爲遠遲行分也

初行夜半宿次

置經法以前段末日加時分減之餘乘前段末日行分
經法而一用順加退減前段末日加時宿度爲其段初
行昏後夜半宿度也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減爲差率累計其段初行昏後夜半距後
段初行昏後夜半日數除之爲日差半日差以減多加
少爲其段初末定行分置初定行分用日差末多則
累加末少則累減爲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順加退減
初行昏後夜半宿度爲每日昏後夜半星所至宿度也

先定日昏後夜半宿次

自初日累計距所求日數以乘其段日差末多用加末
少用減初日行分爲其日行分合初日而半之以所累計
日乘之用順加退減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次卽所求也
欽天步發斂術

候策五 五百二十四 四十五

卦策六 六百二十九 三十四

外策三 三百一十四 六十七

維策一十二 一千二百五十八 六十八

氣盈一千五百七十三 三十五

朔虛三千三百九十九 七十二

氣候圖

冬至十一月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小寒十二月初 鴈比鄉 鶡始巢 雉始雊

大寒十二月中 鷄始乳 鷦鷯厲疾 水澤腹堅

立春正月節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雨水正月中 獺祭魚 鴻鴈來 草木萌動

驚蟄二月初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為鳩

春分二月中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清明三月初 桐始華 田鼠化為鴽 虹始見

穀雨三月中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立夏四月初 蟷螂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滿四月初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芒種五月初 蟬始鳴 反舌無聲

夏至五月初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小暑六月節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大暑六月中

腐草為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立秋七月節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處暑七月中

鷹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白露八月節

鴻雁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秋分八月中

雷乃收聲

蟄蟲坯戶

水始涸

寒露九月節

鴻雁來賓

雀入水為蛤

菊有黃華

霜降九月中

豺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立冬十月節

水始冰

地始凍

雉入水為蜃

小雪十月中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成冬

大雪十一月節

鶡鴠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交象圖

冬至坎初六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內

小寒坎九二

侯屯外

大夫謙

卿睽

大寒坎六三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內

立春坎六四

侯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坎九五

公漸

辟泰

侯需內

驚蟄坎上六

侯需外

大夫隨

卿晉

春分震初九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內

清明震六二

侯豫外

大夫訟

卿蠱

穀雨震六三

公革

辟夬

侯旅內

立夏震九四

侯旅外

大夫師

卿比

小滿震六五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內

芒種震上六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離初九

公咸

辟姤

侯鼎內

小暑離六二

侯鼎外

大夫豐

卿渙

大暑離九三

公履

辟遯

侯恒內

立秋離九四

侯恒外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離六五

公損

辟否

侯巽內

白露離上九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兌初九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內

寒露兌九二

侯歸妹外

大夫无妄

卿明夷

霜降兌六三

公困

辟剝

侯艮內

立冬兌九四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兌九五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內

大雪兌上六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

七十二候

各置中節卽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卽次候也

六十四卦

置中氣卽公卦也以卦策累加之卽次卦也置候卦以

外策加之卽外卦也

五行用事

置四立之節而命之卽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之初也置四季之節各以維策加之卽土用事也

沒日

中節分五千六百二十六秒六十五已上者用減統法爲有沒分通氣策以乘之氣盈而一滿統法爲日用加其氣而命之卽所求沒日也

減日

常朔分朔虛已下者爲減分以朔率乘之朔虛而一盈

統法爲日用加其朔而命之卽所求減日也

右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歛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略不完不足爲法朴曆世旣罕傳予嘗問於著作佐郎劉羲叟羲叟爲予求得其本經然後朴之曆大備羲叟好學知書史尤通於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爲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分擬數而已至朴亦能自爲一家朴之曆法總日躔差爲盈縮二曆分月離爲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以審朧朧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

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
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
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矣測岳臺之中晷以辨二至之
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之逆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
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
聖人出不能廢也羲叟之言蓋如此覽者得以考焉

罕軌

五代史卷五十八終

